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四六三一次会议

2002年10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 (喀麦隆)
- 成员：**
- 保加利亚 塔夫罗夫先生
 - 中国 姜江先生
 - 哥伦比亚 巴尔迪维索先生
 - 法国 莱维特先生
 - 几内亚 特拉奥雷先生
 - 爱尔兰 瑞安先生
 - 毛里求斯 孔朱尔先生
 - 墨西哥 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
 - 挪威 特拉维克先生
 - 俄罗斯联邦 科努金先生
 - 新加坡 叶先生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韦赫贝先生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汤姆森先生
 - 美利坚合众国 威廉森先生

议程项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2002年10月18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02/117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

上午 10 时 40 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项目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2002 年 10 月 18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02/1176)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丹麦、日本、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应邀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和安理会暂定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有关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库斯柳吉奇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洛伊女士(丹麦)、羽田先生(日本)、基拉先生(斯洛文尼亚)、库欣斯基先生(乌克兰)和萨霍维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议厅一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在会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而且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邀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帕迪·阿什当勋爵参加会议。

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

我请阿什当勋爵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根据安理会在会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而且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行动协调员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参加会议。

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

我请克莱因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事先磋商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放着 2002 年 10 月 18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复印件，信中转发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 S/2002/1176 号文件印发。

在这次会议上，安理会成员将听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帕迪·阿什当勋爵阁下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行动协调员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介绍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发言人名单。为了使这次会议成为参与式会议，我请想发言者不要作事先准备好的发言，要在听发言人介绍情况之后向他们提出问题。我将请想提问的安理会成员和非安理会成员发言。安理会成员可以举手表示想发言。非安理会成员应到前边来，在秘书处登记。

现在我请帕迪·阿什当勋爵发言。

阿什当勋爵(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为我提供这次机会。这是我自五月底从我的前任沃尔夫冈·佩特里奇那里接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以来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做报告。

今天上午，我想向安理会谈一下我就任头几个月来的印象，我任期内的优先事项，安理会可以指望我们做的事情，和我们将请求安理会和各国政府为我们的工作提供的支持和资金。但是，在此之前，我想说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坐在我的好朋友和亲密同事雅克·保罗·克莱因的旁边，这是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几周内就要离开之前他做的最后一次报告。

波黑特派团的离开将标志着在一个欧洲小国长达十年的维持和平工作的结束，在这项工作有 272 名联合国人员牺牲。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这是一项非常困难和艰苦的工作。但是，我相信，当联合国

离开时，它是在完成任务之后怀着自豪的心情离开的。我认为，这是一次没有受到称赞的成功——或者说人们对这次成功所给予的称赞太少了。拿我来说，我就想赞扬在联合国旗帜下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服务的人的工作——在此我知道我是代表全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讲这番话的，并赞扬雅克·保罗·克莱因个人通过他的领导能力、坚忍不拔和卓越才干——有时是令人吃惊的才干——完成事情所作出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贡献。我还谨借此机会感谢他个人给予我的明智建议和可靠支持。

下个月将是波斯尼亚战争结束七年：一个时代之前。各位成员会忆及，当时，怀疑论者很多。他们警告说，协定不会持久的。我们的维持和平人员将卷入一场游击战。难民永远不会返回家园；我们甚至说他们会返回，我们不是很愚蠢吗？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将像人们可以想像的那样发挥有害的影响。他们说，波斯尼亚像巴尔干其他地区一样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情况。我们注定会失败。

当然，没有人说这项工作会彻底完成。有太多工作要做，我们必须更快地前进。但是，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自波斯尼亚的事情在安理会的事情中显得特别重大时起，我们走过多远的路。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内，协定得以保持。现在，和平所持续的时间——我想提醒安理会——几乎是战争的两倍。今天来到萨拉热窝，你会在许多地方发现，在1992至1995年的苦难之地有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欧洲首都。

在和平已扎根时，为保护和平所需的稳定部队人数持续下降，从当时的60 000人下降到今天的大约18 000人。将会再减少到大约12 000人。我只想说，这些部队将继续从事一项重要工作，并将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值得我们给予感谢。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取得在民事执行和平协定方面取得的进展。

我们在裁减当地武装部队方面取得进步，我想用一会儿时间谈一下这件事；在《代顿协定》签署时当地430 000人有武装，今天，这个数字是22 000人左右——仍然太多，但有了明显下降。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联合国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专员)所做的工作，有将近100万难民——让我重复一下，因为有时有人误解——有将近100万难民返回家园，其中少数民族回返人数超过350 000人，当地登记的大约60%的财产索赔得到解决。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创造了新的人权。也许这应称为波斯尼亚人的权利。战争的结果决不会相同。在战后重返家园是难民的权利。

成千上万个家园得到修复。现在发电量是战争之前的90%。在六年前，怀疑论者说过，离开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的民主，波斯尼亚将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和平，这方面是没有希望的，他们警告说。但是现在，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确实有了民主。图季曼政权跨台了，克罗地亚正在朝着融入欧洲联盟的目标大踏步前进，并在创建波斯尼亚稳定的和平中发挥日益建设性的作用。

米洛舍维奇正在海牙接受审判，我们其中一些人曾到那里提出指控他的证据。很可惜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没有在海牙加入米洛舍维奇的行列。不用说，他们继续享有自由严重损害我们的努力，至少是损害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建立法治的努力。现在——在代顿协定七年之后——把他们捉拿归案进行审判的时候了，早就该这样了。

因此，不要误解我：该地区仍很脆弱，部分地区仍然很容易陷入危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很脆弱。和解的进程远没有结束。战后的愈合——如同我们在英国、在我自己的祖国北爱尔兰所知道的那样——需要时间。

巴尔干的进展常常令人有挫折感——走一步，退两步。但是我们决不能把进展慢误认作没有进展。如果你能在1996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照张快

照，把它与现在比较，你就会看到差别；你将会看到在 2003、2004 和 2006 年有更多进展。因此，我们需要看到总体情况。我们需要明确地理解这一点。

正因为这样——怎么说呢——我关注着对于最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选举的一些评论，多数评论来自数千英里以外。我想就这些选举说几句话。首先，我认为没有更广泛承认这些是波斯尼亚人自己进行的首次选举是羞耻的。应当指出，他们做了一流的工作，一些人认为非常好，也许甚至好于国际社会以前所做的工作。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民主人权办）证明波斯尼亚人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是任何国家必须做的最难做的工作之一，更不要说是在经历可怕的战争仅仅六年之后。这些选举不仅效率高，而且波斯尼亚选举也许比我自己的祖国北爱尔兰的选举暴力要少。

第二，我并不否认，参选人数是令人失望的。我认为，这反映了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政治进程的普遍失望——也许我们国际社会应自己找找原因——对选举的某种厌烦情绪，产生于六年中进行的六次主要选举。我不禁自为，如果在我们的国家中，在过去六年中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参选人数会有多少；可能甚至不会达到 55%。

关于选举结果，我看到很多报纸的头版标题宣布，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正在恢复民族主义。一个说，“回到未来”；另一个说，“向过去前进”。我根本不认为这样说是正确的。在三个民族主义政党中，两个政党的票数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得票最多的政党即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确确实实的非民族主义政党。它是那个晚上的大赢家。

就像我呼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政党那样，我现在呼吁安理会不要错误的对这些选举作出结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抗议性投票——考虑到参选人数之少，也许我们应将其称为对政治和政客，以及具体针对改革的缓和步伐的一种抗议性不投票。我想再次说，我们不需要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才能看到

投票人数少的现象，因为人们对政客厌烦了。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曾经是个政客。

在这些选举之前的时期中，我走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南北。我在一个又一个公众会议上以及一个又一个无线电谈话节目上听到选民的信息。首先，让我告诉安理会那个信息所要说的不是什么。它要说的不是：给我们民族主义。它要说的是，给我们未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公民与中欧和东欧的公民不同，他们没有因为自己的领导人进行了太多的改革而惩罚他们；他们惩罚他们的领导人是因为他们改革的太少而且不够快。这些选举是要求帮助的呼唤。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新政府需要非常清楚地听取那个呼唤，我们国际社会也需要那样做。因为无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新政府的具体组成情况如何，该国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和选举日之前相同，这个月的挑战和上个月的挑战相同。我们仍然面临着建立法制的巨大挑战。我们仍然面临着创造就业的巨大挑战。我们仍然面临着提供有效的政府管理和稳定的机构以及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的重大挑战。换句话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运转起来”的挑战，这是我下一个任期的口号。唯一发生变化的一点是，这些挑战变得甚至更加紧迫。

在我开始任职时，我的优先事项是“首先是实现正义、其次是职业、办法是改革”，这些优先事项没有改变。它们载于这份文件中，我们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一致同意这份文件。这份文件称为“公正和职业”，它确切地指出现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以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能够得到法制和就业机会。

我们在建立法制方面有了一个开始。我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重新组织了国际社会的存在，以反映这个优先事项。我们已开始汇集我们将为了建立法制而需要的工具。我们正在设立一个新的股以对付犯

罪和腐化。我们已成立了一个新的、由波斯尼亚人领导，并几乎完全由波斯尼亚人担任工作人员的法律改革股，以重新制订波斯尼亚法律。我们已经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一道开始延迟已久的，在各级改革该国的司法体制和确保只有诚实的法官和检察官才能执法的过程。我们曾经承诺在秋天成立高级司法和检察委员会。我高兴地说，该委员会已经成立。我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家法院中设立了一个特别分庭并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检察官办公室设立了一个特别的部门以处理有组织的犯罪问题。我的决心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它将在12月31日之前正式成立、开始作业和审判刑事犯。

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将在1月接管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的工作。我再次深切感谢雅克·克莱因和波黑特派团为确保这项工作能够尽可能顺利和效率地进行而做的一切工作。今后的工作将是艰难的。但是，由于我的各位前任和联合国所做的大量工作，我们有了进一步取得进展的坚实基础。

如上所述，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仍有远比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更多的工作需要做——我们必须更快地工作——以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一个能够正常运作的司法体系。我们现在需要加强努力，在法律中建立对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现正义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关键的悬而未决立法。但是，如果要在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现在我要发出呼吁——我们需要各国政府为我们提供为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实际支持。

我们的努力的核心内容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新法院。它将必须有为进行其工作所需要的工具，例如一个国家刑事法典和刑事程序法典，我们将提交这些法典以最终将其颁布。法院也将需要其他工具，为此我们将必须从国际社会得到帮助——提供专家和资金这样的工具，以实施我们需要开始执行的证人保护方案、反洗钱方案和资产没收方案，此外还

需要法官和检察官以便在地方法官和检察官实施这个新的司法体制时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指导。

让我提醒安理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现在是在该区域已采取将制订法律的人和执行法律的人分别开来的措施的第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对现代民主制度如此必要的措施。我们还将需要大量国际支持，以培训地方法官、检察官和法院人员以及辩护律师使用我们很快将提出的新形式法典。这是只有国际社会能够提供的援助。

但是，我们现在还需要开始进行又一个方面的改革：即经济改革。这方面的工作也刻不容缓。我们需要迅速开始工作——极其迅速地开始——如果我们改革波斯尼亚的缺乏活力的经济的话。换句话说：时间现在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敌人。援助正在减少，债务正在增加，外国私人投资则没有增加，因此无法填补资金的缺乏。我们只要看一下各种经济指标就知道，病人现在的情况处于严重和危急之间。因此，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大大增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经济改革的力度。我们将需要快速的做事，也许甚至粗糙的做事，以使经济开始运转。在这个阶段，速度比完美更重要。我们的格言必须是“完美是良好的敌人”。

我们已经在取得一些进展。在过去几个月中通过了一些重要法律，包括对关于民用航空的国家法律进行修正、关于实体电力的法律、关于租借权的联邦法律、关于银行的实体法以及国家兽医法，但是，我们将必须在加快一步：开着推土机冲破官僚的网络，这个网络阻止人们在法律部门成立企业并迫使他们进入灰色经济，并阻止实行一种一次性的商店企业注册，等等。

但是，除非加以实施，否则多少立法都不会改善人们的生活；如果政府的整个作业方式破坏就业，而不是创造就业，如果政府的收税方式使公共服务陷入贫困并使罪犯致富，那么任何立法都没有用。

我现在向我的波斯尼亚同事说话。如果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继续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如果世界的纳税人要继续为他们建立新的医院和学校，那就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为改革，而不是为通过犯罪谋利的人提供补贴。目前的估计——我有义务说这是保守的估计——是，由于海关诈骗行为每年损失大约 6 亿可兑换马克——3 亿欧元。这等于说，相当于整个国家预算的一倍半的钱由于腐败和走私而损失。由于逃避销售税，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损失了相当于国家边境服务局的整个年度预算的资金——大约为 3 000 万欧元。如果国际社会要继续保持它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承诺，这种情况就绝对不能继续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以一种在国家级管理的——也只能在国家级管理的——现代的增值税制度来取代容易出现腐败现象的销售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欧洲联盟委员会建议我们如何能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一道通过对海关制度的改革来减少欺诈犯罪行为 and 增加国家税收。

但是，把更多的资金交给软弱无力的中央机构，毫无意义。因此，我们现在还建议改变波斯尼亚中央政府，即部长会议，结束各族轮流担任的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一种部长走马灯式的频繁更换的怪现象，是我们最不能不稳定的地方不制度化。我们也建议给主席——让我们暂时称他或她总理——配备专业公务员，以支持他或她所做的工作，完成这项重要任务。这里我们也必须请国际社会提供援助。这里用较少的资源，今后能在提高波斯尼亚政府效益方面取得巨大红利。这些结构性改革，加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是解决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运转起来的问题的关键步骤。新政府的组成有待决定，当不管其组成如何，我的立场不变：我们判断你，看的不是你在竞选路上说的是什么，而是你上台后做的是做什么。如果你认真改革，向你自己所说的那样，现在你有机会来证明这一点。

代顿后 7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现在正进入一个关键性阶段。我们现在争取做的工作是可以做成的，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始终激烈专心一致，甚至可能到令人不自在的程度。作为高级代表，我的方针将是无情的区别，那些是真正必要的，那些是仅仅是值得想望的。高级代表办公室有行政权，它应该侧重前者而非后者。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完成我们已着手进行的工作，并集中剩余各项核心任务，正如我所介绍，司法、就业和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运作，将是核心议程。

我们还必须继续贯彻武装部队的裁员和重新组织，以确保成为一支促进稳定而不是破坏稳定的力量。如我所说，去年已有进展；但我们必须走得更远、更快，这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才能有一支它能养得起的武装部队，才能在国防事务上有全国性的安全，以便该国能履行它主权国家的义务，在区域安全，特别是在大西洋结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

关于难民返回，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相当成功，虽然宣传不多。在 2003 年整年期间，我们必须保持这些努力，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地在明年年底，把这一负担交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我决心我们应该这样作。要做到这一点，明年我们需要得到继续的支持和资金。尤其是，在他们准备接受管理返回工作的主要责任时，我们需要建设地方机构的能力。

因此，我不能隐瞒安理会，即我担忧在可持续的成功在望时，有些国家，包括我们过去的一些最大捐助国，正在（我认为）过早地削减它们为明年难民返回工作所提供的资金。我们当心不要功亏一篑。但是我决心，我们高级代表办事处将大大加快把任务转交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的速度。

为了使高级代表办事处的工作有必要测重点和纪律，我已指示我的工作人人员起草一份任务执行计划。计划的作者就联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而言，是雅克·克莱因，我们现在唯其马首是瞻。计划的目的是，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与可衡量的标志，清楚明确地规定高级代表办事处的

核心任务是什么，以及我们提议我们如何完成这些任务。该文件将在和平执行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 11 月 21 日开会前完成。它还将不仅推动我们的行动，而且推动我们的内部结构。

我们必须记住（我认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的一些国际同事有时忘记了），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创造一个第一世界国家，而是把这—个国家建设到它的和平有牢固的基础；建设到它不再对其自身或邻国构成威胁；并使它变成一个可靠的国际和区域伙伴，在一个现代欧洲国家的结构内操作，经过时候，坚定地走向纳入欧洲联盟。一旦实现这一目的后，我们就应该把任务交给应该执行这项任务，而且我相信，完全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的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自己。

我非常欢迎欧洲联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承担越来越大的负担份额，如同在巴尔干地区其他国家。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最能说明这一事实的例子，就是我所谓“同时从属”于欧洲联盟和安全理事会。但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然是一项各国际社会参与并必须继续参与的努力，这样我们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这，如果我可以说的话，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邻国，特别是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带来了一项特殊的义务，即积极促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稳定与和解，充分尊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克罗地亚肯定已表现出这种尊重，贝尔格莱德也越来越这么做。

最后，甚至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前，巴尔干最近的悲惨历史已提醒我们看到已经失败或者正在瓦解的国家能对广大的国际社会构成的危险；不稳定如何会传染；以及别人的问题能如何迅速地变成其他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曾在巴尔干学到这一教训，我们必须继续在巴尔干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表明，我们没有忘记这一教训。

我们也从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学到另外的东西。在中东欧，各国已通过它们的自身努力并在非常可观的

国际支持与参与下，出色地改变了自己的前景。这些国家现在即将加入欧洲联盟。

我们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一起，有机会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坚定地走上同样的道路，让该国人民有第二次机会争取他们在十年前十分残酷地错过的更加光明的未来。最终当然取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抓住这次机会，过渡走上走向欧洲的道路，达到不可逆转点。所有这一切将继续提供资金；将需要军事存在继续一段时间，虽然人数会不断减少；而且将需要国际社会胜任与奉献的人们的继续承诺。最重要的是，它将需要另一种东西：政治意愿。确保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将需要这种政治意愿。我相信，我们现在已能取得成功，但我们必须在面临世界上的其他种种危急时，找到坚持到底的措施和政治意愿。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行动协调员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发言。

克莱因先生（以法语发言）：我谨向安全理事会成员介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在准备从现在起今年年底执行波黑特派团任务使命核心职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波黑特派团的工作即将结束，我杰出的同事与朋友帕迪·阿什当的工作刚刚开始。但是，今天我们一齐出席安理会，这强调了安全理事会监督《代顿和平协定》执行进程的首要职责。我们的出席还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国际社会打算继续保持确保 1995 年开始的进程圆满完成的承诺。

（以英语发言）

鉴于近来的选举，请允许我在谈论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的具体工作及向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的过渡安排之前，简要评论一下当前的政治局势，因为它将影响该特派团。

关于近来的选举结果，现在既不是悲观，也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民族主义政党的强烈表现并不意味着和平执行进程即将停止。但它确实是一种更富有挑战性的政治环境，这将需要强有力的干预和持续的承诺，以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继续沿着改革道路前进。

我完全赞同高级代表的评价，投主张民族主义的反对党的票并不意味着投米洛舍维奇/图季曼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票。原因有三：第一，这是对非民族主义不履行义务的抗议票。与过去两年令人失望的各届政府密切相关的各个政党受到了惩罚，而不管它们是民族主义者，或非民族主义者。反对派无论其有什么样的政治色彩，干得很漂亮。在经济严重低迷时期，这种情况不应使人感到惊奇。

第二，所有反对党的竞选纲领或多或少具有改革内容。它们在一场充斥着刑事犯罪、腐败和无所作为的选举中对沮丧和放弃幻想的情绪作了正确判断。在对当前整个政治领导阶层进行起诉的过程中，青年人根本没有投票。

第三，经济需要和可以通过投票箱变更权力的现实目前开始缓和民族主义政党的言论。实用主义者和改革家正在出现。的确，波黑特派团在斯普斯卡共和国实体和莫斯塔尔地区的“民族主义”当局那里获得的合作比从进展迟缓和困难的联邦内务部层次的非民族主义联盟那里获得的合作要更好一些。

但我们不应受空洞的诺言哄骗。目前已经出现了对警察部队重新进行政治干预的不祥迹象。波黑特派团的关键目标之一是区分政治当局的作用和执法机构成员的非政治性作用。全国已经通过了明确这种区分的法律。因此，人们深为关切内务部某些部长和政党成员企图对某些在任职能力和政治中立基础上通过公开竞选挑选出来的警监不适当地施加压力。必须就近来对他们及其家人的威胁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我们大家都面临的挑战是要求新选出的政治家兑现其改革承诺。高级代表明智地选择了关注纲领，而不是政党，并确定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未来加入欧洲所必需的步骤。但是，他在落实这一改革议程时将需要最强有力的支持。

我尤其感到满意的是，法治已经成为改革纲领的中心内容。正如你们所意识到的那样，波黑特派团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承担的国际任务很窄。我们的侧重点是警察改革和改组，但这仅仅是法治的一个方面。

司法和整个法律系统的改革远远落后，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这些措施才刚刚实施。我们一方面不能允许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出现共同的刑事犯罪空间，但另一方面也不允许出现许多分裂和机能失调的法域和司法管辖区域。

现在谈一谈波黑特派团的进展，我高兴地指出，对我们来说，选举取得了难以估量的胜利。所有当地和国际观察员均报道说，选举是在极其安全的条件下进行的。近 1 100 名国际警察工作队官员通过 561 个联合和独立巡逻队对当地警察进行了监督。当地警察的规划和表现是出色的。这一成就的依据是当地警察全年制定和实施少数民族回归和敏感性公共活动，例如宗教集会、庆典和主要体育赛事的安全计划留下了给人印象极其深刻的记录。

实际情况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般犯罪率比西欧许多国家低。这种情况为自战争以来最大数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奠定了基础。安全现在已不再妨碍回归，无论在该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均是如此。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已经不再是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入口。上个月，国家边境管理局对陆地边界以及三个国际机场实现了 100% 的控制。涉嫌非法移民的人数已经从 2002 年的近 25 万人减少到今年迄今为止的几百人。

换言之，我们的成就并不是抽象的，实际成果存在于当地以及在更广泛的区域内。这使我们对将警察改革的指挥棒交给一个在欧洲联盟领导之下的规模更小和更为专业化的后继特派团抱有信心。这些成就的依据是我们特派团执行计划的六个核心方案正在逐步完成。所有方案目前都处在其最后阶段。

关于我们的警察改革核心方案，我们于10月18日开始宣布了16 832名当地警官的最后任职资格证书，他们在1999年仅获得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工作的临时授权。这是每个警官都必须通过的由七项单独审查构成的完整程序的最高阶段，这些审查包括战时背景、任职表现、住所合法性、学历证书、完成强制培训情况、公民身份证明和无刑事犯罪记录。在这一阶段，似乎有约500至600名经临时授权的警官未能获得任职资格证书，其主要原因是住房不合法、假文凭和战时行为。此外还有234名警官已因为表现不好或战时背景被解职。其余人的任职资格证书将在11月中签发完毕。

关于警察改组，我高兴地报告，布尔奇科地区、斯普斯卡共和国和乌纳萨纳县的三个警察局已获得波黑特派团的委任，因为它们达到了民主维持治安的基本条件。这意味着当地的警察改造管理工作队已经执行了基本建议，即我们对其组织结构和程序进行深入细致的系统分析。如果其他12个警察局符合所需标准的话，预定于11月对它们进行委任。在这一方面，我感到关切的是，在西黑塞哥维那县以及第10县中，仍然不顾高级代表的指示继续出示歧视性的警徽。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对它们进行委任。

波黑特派团减少对警察工作政治干预的里程碑意义项目已处于最后阶段，其方法是设立通过公开竞选产生的独立警监职位。9个县已经安排了固定警监，在斯普斯卡共和国，这一进程几乎已经完成。两个困难的领域仍然是第10县和联邦内务部，那里的干扰和耽搁迫使高级代表近来实施了独立选举进程。

便利招聘和部署警察到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改善对妇女的征聘已经成为波黑特派团所承担的资源最

密集项目。通过波黑特派团设立的两个警察学院15次招生、12个战前警察进修课程和17轮自愿的重新部署，现在每个特定地区几乎10%的警察部队（1644名警察）来自少数族裔。目前有490名女警官任职，另有235名警校女学员仍在接受培训。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15个不同的审判区域的14个中，我们的刑事司法咨询队已经为刑事侦察警察举办了专门的培训课程，以改善其编写供监察官使用的犯罪情况报告的质量。刑事司法咨询队已经为敏感性审判的法庭监督作了宝贵贡献。

我还高兴地能够在此报告，本周是我们建立、培训和装备法警的三年期项目完成之时，这些法警将在联邦所有174个法庭工作。还为保护法官和证人培训一支专门的部队。在斯普斯卡共和国，已在7月通过了所需的立法。在151个法院服役的法警的招聘、培训和部署工作将在11月完成。

随着国家情报保护局的建立，以及本月早些时候任命其局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现在已经具备了充分参与区域和国际反恐斗争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所有机制和机构。自三年前出现这种局势以来——当时警察首脑甚至没有相互进行过讨论，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两个多种族的国家一级的机构——国家情报保护局和国家边境服务局；一个四国（不久将由五国）组成的地区工作队；以及一个充分行使职能的实体间和行政区间警察合作机制。

我在这一领域主要关注的事项是实际筹资问题。尽管对有限的国家预算造成了许多相竞的压力，但这些都与犯罪作斗争的主要机构实在是太重要了，不允许通过降低或非正常地发放薪金使其受到任何减损。事实上，它们与有效行使职能的海关部门一起，站在了反对腐败和防止国家税收大量流损的最前列。

我还要对波黑特派团的打击贩卖人口特别行动方案的工作表示赞赏，这个由50名警察工作队监测员和150名当地警察组成的队伍，全力与贩运人口现象作斗争。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

得到相应的承认。在过去一年，他们总共确认了 227 个色情场所，其中有 147 个被强行关闭。进行了 740 多次突击查抄，对大约 2 140 名妇女进行了询问，并且协助 230 名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返回家园。

特别行动方案的有效实施，迫使贩运者和方案工作队都调整了他们的行动。我们最新的改革就是建立一支快速干预队伍，以便使受害者可以迅速逃离夜总会，躲进避难所。这些突击查抄妨碍了酒吧业主做生意，同时也对顾客是一种威慑。但在当地的检察官和司法部门认真处理这些问题之前，贩运问题并未得到完全解决。这是警察工作的影响和效力被法治上的缺陷所减损的又一领域。

最后，关于我们的核心任务，我注意到公共事务处对制定民主政策和公共责任制的实质性投入。核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要为警务管理机构设立的所有公务部门起草标准的工作程序。我也高兴地报告，至去年年底，警务援助方案信托基金将拨付近 1650 万美元用于购置警察设备和设施，从而使该信托基金明年可以作为波黑特派团清算过程的一部分而关闭。

另外，我高兴地通知安理会，贵重的萨拉热窝哈加达已经修复并归还，在国家博物馆内为它找到了一个适宜的安放之所。联合国萨拉热窝信托基金和一些个人捐助者为此提供了资助。在国家博物馆重新设计的展室将于 12 月 2 日举行落成仪式。哈加达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多文化遗产的宝贵象征。它的修复和展出正是联合国为重建工作所作的贡献之一。

展望 2003 年 1 月，我高兴地说，关于向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进行平稳过渡的各项安排已经就绪。欧盟警察特派团由 30 人组成的规划组，自 5 月份以来便在现任国际警察工作队专员的指导下，在波黑特派团总部内开展工作，该国际警察工作队专员也将是第一名供职于欧盟警察特派团的专员。我们对国际警察工作队的削减以及欧盟警察特派团的逐步建立进行了认真协调，将于 12 月 4 日部署第一批欧盟警察特派团。这一时间恰好与现任国际警察工作队监察员回

国计划的时间巧合。自选举以来，已有 500 多名监察员回国，留下 900 名监察员在实地工作，已有 18 个较小的国际警察工作队警察局关闭。

在与欧洲联盟代表团进行的无数次会议和情况简介会上，其中包括政治和安全委员会进行的一次访问，我们都曾经强调，在最重要和最富有创新性的项目中，我们需要有连续性和专门知识。雇佣波黑特派团的当地工作人员与欧盟警察特派团一道工作，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我感到高兴的是，欧盟警察特派团已经同意将国家边境服务局、国家情报保护局以及维持有效的打击贩运措施置于优先地位。我还感到高兴的是，欧盟警察特派团打算对有组织犯罪活动采取坚定措施，制定全面的战略和调动大量资源，以监督和协助当地的警察力量，与这种恶性肿瘤作斗争。

我始终认为，波黑特派团的成功与否，将不仅以它所获得的成就来判断，而且要以它如何撤出来判断。卜拉希米报告呼吁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在维和行动中进行更广泛的合作。欧盟根据欧洲安全和防御政策开展的这一首次行动，是具体实施卜拉希米报告的建议的一次行动。

历时七年的波黑特派团以及历时十年之久的联合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维和行动即将结束。我相信，客观的评估将会表明，我们的记录将是有所得有失，而非是灾难性的。联合国波黑特派团取得了成功。安理会的支持、波黑特派团中来自 96 个国家和 43 个警察派遣国的男男女女的极高素质、还有秘书处对他们的大力支持，所有这些都为特派团取得成功作出了贡献。

我们也汲取了许多教训。我希望在我们面对新的复杂局势时，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和意志来利用这些教训。我在波黑特派团的经历再次确认了三个基本要点。第一，在冲突后局势中引入法治，是实行民主，取得经济进步和实施维和人员撤出战略的基础。

第二，如果不将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绳之以法，和解和医治战争创伤就是不可能的。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继续获得自由，是对我们正在试图取得的一切成果的破坏，是面对邪恶时西方世界束手无策的一种迹象。

第三，正如去年 9.11 悲剧性事件和最近的巴厘事件所表明的，在全球化世界上没有任何疫苗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攻击。我们绝不能允许社会不稳定、社会职能失常以及满目战争疮痍的现象持续下去或不予治理。

(以法语发言)

我确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征途上可能会有一些障碍，但大方向是正确的。只要有必要的决心和意愿，波黑特派团的成功就将是国际社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民取得共同成功的第一阶段。

特拉维科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感谢阿什当勋爵和克莱因特别代表今天上午所作的极其明晰而又兼顾各方的发言。

挪威政府愿意祝贺波斯尼亚当局于 10 月 5 日成功地完成大选。这毕竟是波斯尼亚当局完全独立负责的第一次大选。根据这一情况，我们注意到人们评论该大选是自由和公正的，对此我们深感鼓舞。

不过，尽管大选进程令人鼓舞，但选民的投票率较低。鉴于这是第一个四年期的选举，这一点尤其让人失望。从许多方面来说，由于这是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次正式选举，因而人们希望选民能够对其国家的命运显示极大的兴趣和责任感。

第二，选举结果表明，在几乎所有各级都对这三个单民族的民主主义政党继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尽管这或许不是国际社会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这一结果作为选民政治意愿的自由和公正的表达，无论如何必须要予以尊重。不过，挪威赞同阿什当勋爵的评论，即这一选举结果也可以解释为对改革速度缓慢不满意和对政治进程普遍缺乏信任的一种表示。

我们国际社会必须而且应该认真地接受这种觉醒，鉴于在东南欧的其他部分也可看见这种同样的令人不满意的情况，我们就更应采取这种态度。这一结果为平民极端主义分子提出的单一解决办法提供了广泛的理由，正如阿什当勋爵所正确指出的，该区域许多地方的局势仍旧十分脆弱。

因此，这并不是国际社会后退或脱离接触的时机。我们最好注意阿什当勋爵对我们大家的呼吁，即坚持下去并继续介入。我们这方面打算这样做。

广泛的改革、以及继续改革的努力依然是需要的，以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能够向前发展。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未来显然取决于与欧洲的加强合作。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越早达到欧洲的民主和经济标准，就越好。

现在，该国新当选的当局应当确实表现出已经准备好并且有政治意愿去履行委托给它们的职责。现在是以提供改革的具体和明显的行动来就改革的言论采取后续行动的时候了。因此，挪威充分支持高级代表提出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新政府在今后六个月里展开进一步改革的六项优先任务。这些优先任务是重要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相当艰巨的。然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得到国际社会的坚定支持和介入。当然，这种介入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必须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和政治领导人的参与为主，越早越好。

在我们接近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结束之前的最后阶段时，我谨表示我国政府感谢和赞赏克莱因先生主持该特派团的奉献精神 and 领导才干。显然，联合国将会非常成功地结束这项行动，并对完成一项重要工作以及完成工作的出色方式感到满意。

我们赞赏欧洲联盟已作好准备要接管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警察特派团，以及欧洲联盟愿意承担国际社会在更广泛的东南欧区域的责任的最大部分。

挪威这方面打算支持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就象我们一直坚定支持波黑特派团那样。

威廉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克莱因先生和高级代表阿什当的介绍。我要提出三个问题，但在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要首先特别赞扬雅克·克莱因的奉献精神、决心和顽强。他的领导才干在波斯尼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现在我要提出问题。第一，如果 10 月份选举产生的联盟包括一直拒绝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合作的民族主义党派，高级代表将作出什么反应？我国政府并不赞成国际社会某些已经接受某种结果为不可避免的国家所持有的某些看法。正如阿什当勋爵本身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应当以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论来判断各方。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和安理会应当继续要求那些与因战争罪行受起诉者，如拉多万·卡拉季奇维持长期联系的方面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进行积极的合作，而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姿态。

美国这方面关切采取阻碍立场的方面加入政府和官僚机构，这已导致对援助斯普斯卡共和国的法律限制。让我们希望，这不必延伸到另一个不同的层面。

如果地方政府不采取适当的行动，高级代表是否会利用其在《波恩协定》之下的权力来解除阻碍《代顿协定》者，包括那些被发现向伊拉克转让军事用品的人？转让军事用品将构成违反向稳定部队通报军事用品出口的要求，而且也违反安理会所商定的联合国制裁。

第二，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欧盟警察特派团）是否准备好从国际警察工作队（警察工作队）那里接下尚未完成的警察任务，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人口贩运等关键方面？

我们祝贺雅特·克莱因成功地完成波黑特派团的任务。我们支持高级代表的全面法治方案，对此我们

正在以相当大的资源给予支持。欧盟警察特派团是否在资源和组织方面作好准备要接管这一关键的职能。

最后，我们要问一下克莱因先生在结束波黑特派团的行动方面在目前和年底之前是否看到任何问题。正如我们所表明，我们对波黑特派团行动已经取得的相当大进展表示满意。但是，我们希望听他评估一下任何将在警察工作队和欧盟警察特派团之间的过渡时期得到特别注意的事态发展。

杜克洛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根据你的要求，我仅作些简短的评论。首先，请允许我祝贺阿什当勋爵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所完成的工作。我也要特别赞扬雅克·保罗·克莱因，他在波斯尼亚的任职是非常成功和出色的。我们赞扬他的热情和效力。他已经把这些奉献给一个非常好的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也请允许我赞扬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在培训和改组警察力量方面的活动，并赞扬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在这个过渡时期里所进行的出色合作。我认为，这将使欧洲联盟能够在尽可能最好的环境下于 2003 年 1 月 1 日接管工作。

至于最近的事件，而且关于问题的实质，我们当然支持欧洲联盟主席国即将就这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但是，我要指出，我们基本上赞同阿什当勋爵对 10 月 5 日选举结果所作的评估。在这些选举中，存在一些可能令人遗憾之处。但是，选举的确并不标志着重返回保守态度或将违反该国利益的政治风格。正如阿什当勋爵所说，选举反映出选民方面特别是对其主要优先事项的一定程度的失望，这些优先事项仍然是就业、改善生活条件、以及打击腐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得出三个关于行动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我们应该鼓励、要求和敦促未来领导人重视这一信息，并且保证坚定地走改革道路。这正是选民想要的东西：改革。

第二，我们应该支持由阿什当勋爵确定的改革优先事项，“执法第一，工作第二”这句话是对改革优先事项的总结。

也许，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打击有组织犯罪，这显然是每个人的优先任务。

第三，并且最后是，正如阿什当勋爵所说的，只有国际社会和与该国有关系的所有行动者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起来，该方案才会成功地实施。我认为，我们今天的讨论是一次强调这一重点的极好机会。

瑞安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向高级代表阿什当勋爵表示欢迎，我赞扬他为执行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和平协定所作的重大贡献。我还要向特别代表克莱因表示欢迎，并且特别感谢他和任务完成之后即将撤走的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全体工作人员在改组和改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执法机构方面取得的成就。

阿什当勋爵和克莱因大使今天出席安理会会议，以及波黑特派团正在当地采取的坚决行动证明我们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重视。

我要简略地提五点。第一，10月5日选举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自己组织和提供保证，并且在平静、和平的环境中进行，这确实证明取得了很大成就。我听到阿什当勋爵和克莱因先生对低投票人数所做的评论，我同意他们的评论。我们当然认为，令人失望的低投票人数反映了离任政府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革。我们同意高级代表的意见，即我们应该评估当选政党的改革可信性和具体行动。重要的是，新政府致力于清廉政治和认真的、可核查的改革。

第二，我国代表团欢迎高级代表采取的战略方法以及他所阐述的实现这一战略方法的相互关联的优先事项。我们认为，法治和消除腐败是经济发展以及长期繁荣和稳定的先决条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新政府应努力建立一个适当运作的市场经济，其方法是改进行政管理程序、司法制度和法律环境，以

及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斗争。当然，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行政当局和司法机构是一个基于法治的国家的先决条件。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高级代表最近要求当局执行“执法与工作”方案的6项优先任务。

第三，我国政府对国际警察工作队向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欧盟警察特派团）顺利地移交职责感到鼓舞。我们非常重视欧盟警察特派团，该特派团强调了欧洲联盟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承诺，并且进一步证明了欧盟和联合国在预防冲突和危机处理方面的联系。

第四，今年返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少数民族裔人数很多，这确实受人欢迎。然而，促成返回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确保返回者能够积极从事经济工作。尽管需要继续提供国际和区域资金，但也根本上需要国家处理腐败，并且增加迫切需要的国家收入。当然，返回者成功地重返社会还取决于保证维持法律和秩序，并且不论宗教或种族保护所有公民。

第五，我国政府坚定地认为，两个实体当局和该地区所有其他政府必须履行其职责，并且必须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充分合作。我注意到阿什当勋爵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强有力的评论。这包括积极起诉和移交所有被告人，以及准许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查阅文件和档案。

最后，前面有许多挑战，这些挑战需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决心。这些挑战包括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实行法治、加强经济和促进难民回返。我国代表团要表示赞赏高级代表和波黑特派团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我借此机会重申，爱尔兰坚定地支持他们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民主和所有公民繁荣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个坚定地走上欧洲一体化道路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作的努力。

汤姆森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高级代表和特别代表克莱因所作的通报。我们祝贺他

们个别地、并且正如高级代表所指出的共同地取得的成就。我们还要借此机会高度赞扬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取得的成就和雅克·克莱因对波黑特派团的领导。

联合国支持将由欧洲联盟（欧盟）主席所作的发言。因此，我将不试图面面俱到。我将在三个标题下作几点评论并且问一些问题。第一是法治，第二是经济改革，最后，我要就最近的选举提一两点。

关于第一点，我们认为，法治是、并且必须是国际社会在波斯尼亚的头等大事。因此，在选举之后，高级代表确实正确地改革了豁免法。波斯尼亚法庭必须决定，一个人是否适合在政府供职，我们必须确保通过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将罪犯绳之以法。正如雅克·克莱因所描述的，迄今为止从国际警察工作队向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欧盟警察特派团）的顺利过渡非常受人欢迎。我们需要继续确保，过渡进程继续顺利进行，我们同意高级代表和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意见，即国际社会需要继续为法治提供具体支持。

关于改革，我们完全同意高级代表的意见，即改革议程现在必须加快。未来政府，无论其最后结构如何，将需要充分致力于改革进程，并且必须支持前政府商定的“工作与执法”议程。高级代表说得对：国际社会必须支持这一议程，并且通过适当的具体支持将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联合国在国家一级并通过欧洲联盟仍然致力于这一进程。

高级代表赢得我们对“使波斯尼亚成功”的改革的坚决支持。尤其需要通过国家一级的增值税和成立国家一级的海关署而增加国家的资金筹措。显然，为此将需要改革司法和经济。

最后，关于选举问题，我们同意高级代表的看法，即波斯尼亚选举委员会完成了安排选举的杰出工作。这确实是民主正在该国扎根的良兆。

当然，参加投票率不高以及民族主义分子对温和党派的相对强烈的反对表示，令人失望。然而正如秘

书长特别代表克莱因和高级代表所阐明的那样，只有未来政府证明它能够在改革议程上取得进展，才能扭转参加投票率低的情况。

关于选举结果，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准确发出信息：这是针对温和政府改革的进展缓慢的抗议投票，并不是对民族主义分子的投票。高级代表及其办事处迄今非常清楚地转达了这一信息。

最后问几个问题，高级代表或雅克·保罗·克莱因认为仍有可能在斯普斯卡共和国组成温和的联盟吗？有谣言说伊万尼奇达成协议同斯普斯卡民主党和斯普斯卡共和国社会党结成联盟。未来联盟的组成实际上如何会影响“就业与正义”中阐述的改革议程的执行？

姜江先生（中国）：我要感谢高级代表阿什当先生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克莱因先生内容详细的通报。我们对波黑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

中方一直关注波黑局势的发展，注意到高级代表在帮助波黑政府有效行使职能、推动改革进程、特别是加强法制建设方面采取了新的、有效的措施。相信这些措施将更加有助于波黑早日实现独立。

我们欢迎十月初第一次由波黑政府独立组织的选举在公正和平的气氛中进行。我们希望新当选政府继续致力于维持波黑的和平与稳定，以促进民族和解；加快难民返回和司法改革进程；提高少数民族裔警察比例等为主要目标。

下个月我们将迎来波黑和平协议签署七周年的日子。然而，反映波黑三个主体民族间矛盾的报道却仍然常见于报端。其中就有关于一杯咖啡三种价格的故事，是说三个民族的人在一个咖啡厅里喝咖啡，但是却付三种不同的价格。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叫作“家和万事兴”，只有波黑各民族实现和平共处，波黑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立的国家，波黑才能拥有持久的和平与稳定，波黑的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波黑人民才能真正摆脱战争的阴影，恢复正常生活。

我们希望联合国特派团的撤出不会为波黑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任何负面的影响。我们也认为安理会应该继续对该地区局势的发展予以关注。我们还希望未来在欧盟的领导下，国际社会驻波黑各机构能够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各司其职，帮助波黑政府和人民实现自立和经济发展，使该地区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不再有诸如一杯咖啡三种价格的现象。

科努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高级代表阿什当勋爵和秘书长特别代表雅克·保罗·克莱因为我们提供的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的详细情况。

俄罗斯联邦认为，成功推动和平进程的主要先决条件，是在《代顿协定》的基础上确保整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其每个地区的稳定。

这些协定的潜力尚未完全利用。我们确信，修改、有选择地执行或削弱《代顿协定》的内容的企图会产生相反效果，该协定是保持区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10月5日举行的全波斯尼亚选举，是在波斯尼亚立法和欧洲标准下于平静的气氛中举行的。我们同意其他代表团以及高级代表对这些选举的特点的看法。

选举证实：正如阿什当勋爵指出的那样，该国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支持新任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高级代表，以及他制定和今天重申的优先事项，即确保法治、经济改革、创造就业和加强总体的国体。我们认为，应当严格按照《代顿协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在波斯尼亚各方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完成这些优先事项。

我们谨在此强迫，强制性措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引起进一步的复杂情况。在这方面，我们重视阿什当勋爵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领导人与两个实体的政府之间建立密切互动的努力。

只有波斯尼亚各方耐心地寻求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才能为统一、稳定和独立的波斯尼亚国体奠定

坚实的基础。两个实体的代表都必须对其国家的未来积极负责。他们必须表现出合作与达成妥协的更大意志，必须从自己的身上找到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以实现波斯尼亚共同目标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性机构和各级机关的正常运作，确保能够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立法基础和统一的经济领域。

鉴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治局势动荡，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对该国的公共安全局势和地方警察的工作进行监测。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为准备向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顺利和协调地移交权力所做的工作。该特派团将于明年1月1日起开始履行职责。新的警察特派团的工作将不是白手起家，这再一次突出说明了确保移交权力以利用积累的经验十分重要。

在这方面，我代表我国政府感谢秘书长高级代表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为完成波黑特派团的任务所作的巨大努力。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在继波黑特派团之后会继续定期地收到有关在该国执行警察运作所取得进展情况的报告。

我们认为该地区的总局势是增进建设波黑的积极趋势方面的重要因素。我们欢迎波黑、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之间正在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我们确信，南斯拉夫、波黑和克罗地亚之间关系发展的这一持久和积极势头对巴尔干地区保持持续的稳定极其重要。

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今年7月在萨拉热窝举行的三方首脑会议和认真贯彻实施这一首脑会议的联合声明的重要性。

我们再次强调，强迫波黑各方建立单一的军队，不仅违背和平协议，而且违背波黑的宪法。强制推行这一进程的愿望，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并有可能破坏以波黑塞族为一方和以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为另一方之间关系方面刚刚出现的微妙平衡。在这方

面，我们欢迎波黑各方就军事事项进行的持续对话。我们还欢迎改革军事问题常设委员会以便加强对波黑武装部队的民事监督。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听取高级代表对这一对话如何发展所作的评估。

俄罗斯联邦打算继续为建设波黑提供一切可能的支助。我们准备继续对波黑问题解决进程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塔夫罗夫（保加利亚）（**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同将由欧洲联盟丹麦主席晚些时候作出的发言。

我欢迎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和阿什当勋爵出席今天的安理会会议。我还感谢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在波黑所做的极其出色的工作，将他的经验、精力和献身精神奉献给联合国。保加利亚感谢他取得的成就。我们还感谢始终活跃于欧洲舞台上的阿什当勋爵，他的水平和魅力反映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联盟对波黑的持续关注。保加利亚同波黑有着密切的联系，波黑的命运对于该地区的未来极其重要。

关于波黑最近选举的结果，我们的看法与阿什当勋爵非常相近。波黑各政治派别必须承认波黑希望进一步改革的事实。各级一些执掌权力的人对现实情况有了了解后，就不得不采取实际的做法。在这方面，阿什当勋爵所作评论使人稍感放心。现实主义的做法正在出现，必须鼓励这种做法。

与此同时，选举所反映的我们看到在其他民主国家曾经出现的那种民主疲劳，则显示波斯尼亚人多少有些灰心，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情况。也正因为如此，在若干年里，应该在波黑继续保持充足的国际存在。

此外，我还认为，波黑的未来取决于波黑人自己，在经济方面尤其如此。过去几年经济出现了某种瘫痪的情况，影响取得重大的进展。作为来自一个进行过并正在继续这种改革国家的代表在这里发言，我要回顾一下在保加利亚和其他地方刚开始经济改革努力时有人作的一种比喻，这种比喻是这样说的：“你要

割猫尾巴，就得一刀了事；这会很痛，但很快就完事，也管事儿。把尾巴割成几段，会更痛，也不麻利”。我认为割猫尾巴一刀了事很重要；波黑人应选择这种做法。

保加利亚毫无保留地支持高级代表制订的关于法制和行政改革的战略。司法确实是最优先的事项，在这方面，他可以以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的杰出工作为基础。

海关事务是一个紧迫问题。从区域的情况看这也是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贩运人口问题。我感谢雅克·保罗·克莱因详细谈论了此事。我谨借此机会向阿什当勋爵提一个问题。鉴于这个问题具有区域性质，它在他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治战略中占有何种地位？

难民返回受到欢迎。我们都希望这个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十分赞成阿什当勋爵关于提供更多财政支持的呼吁。成功的展开这个进程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稳定至关重要。保加利亚支持那些呼吁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理解的人。

我在结束发言时必须回顾，尽管有了我所提及的种种积极因素，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然有一些势力不准备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院合作。诸如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这样的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仍然逍遥法外这一事实本身绝不会使欧洲联盟和阿什当勋爵的工作更轻松。必须把所有被指控犯下战争罪行的人都送交审判。应把他们送交海牙。我们再次呼吁能够与法庭合作的所有各方确实这样做。

区域背景是积极的，前面的发言者已谈到这一点，特别是俄罗斯代表团。保加利亚对此表示欢迎。萨格勒布当局和贝尔格莱德当局都在采取必要行动。贝尔格莱德正在同友好国家一道，当然还同波斯尼亚当局一道，拟定一项区域计划，以便在更大的区域合作范围内，特别是在《东南欧稳定公约》框架内，使这一进程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

最后我谨向阿什当勋爵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并重申保加利亚支持他履行他的职责。

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阿什当勋爵所作的详细而清楚的介绍。我还谨感谢克莱因先生在履行他的职责时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他出色的技能、充沛的精力和执行任务的效率。

鉴于安理会其他成员已谈了各种问题，我谨提及选举问题，因为从某种方面说选举具有象征意义。选举可被解释为一种在某个时刻会给民主进程抹黑的结果。似乎一切都表明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在我们都知道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区域存在的局势中。但即使如此，如果民族主义趋势显然取得了胜利，我要说这本身也不能取消民主进程。因为民主必须发挥作用，必须表现自己。如果那是民主的表现，它仍然是一种表现。问题是它向我们发出何种信息？它以何种方式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以及是否能利用其结果思考这个进程来自何处以及将向哪里发展？

让我们不要忘记《代顿协定》，人们已多次提到这些协定。签订这些协定已7年多了。它们对结束冲突规定了某些条件。但是这些协定应能够保证国际社会所希望、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居民所应有的未来。如果这些协定只是为了结束冲突，但可能在今后产生冲突，那么今后的冲突可能规模更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分析民主表示的意愿时必须慎重。我们不能把我们希望的某种民主强加于人。我们的目的必须是在符合国际社会健康愿望的情况下表达意愿。

因此我谨就阿什当勋爵自己所说的加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一个问题。例如，在已谈到的改革中，他已有了在中央政府建立一个新机构的设想——创立或加强中央政府。他在报告（S/2002/1176）中明确地提到这一点。他谈到设立唯一的总理职位。那将是自战争在7年前结束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职位。甚至还提到，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那两个月时间，根据高级代表的权力和责任来决定是否设立这个的

职位。高级代表是如何看待这种局势的，如果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听取一些意见？但他会理解有人对其政治结果对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或必须做些什么或绝不能做什么可能意味着什么感到关切。

我要说，正如高级代表在报告中解释的那样，重要的是把选举结果同未来联系起来。例如，我特别注意到他在报告第47段中提及一个“新开端”。对这一点他说得很清楚：“在选举之后”。换言之，这些选举是一种起点。我们需要将此同未来联系起来，我们必须牢记，政治结果非常明确地提请注意改革的需要。

同时我愿一般性地提及高级代表对法制和建立可靠有效的司法程序的强调。我感到必须指出，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他的一项优先，而且他的工作事实上也表明了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已经说明正义必须发挥作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需要同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国际刑事法庭合作。还需要有一个司法制度，包括法官、检察官和调查人员；这一制度应能产生信任，但首先是能够产生有效结果。否则，我们便会有一些非常称职但又不够有效的机构，这会导致产生更大的挫折感。

我愿指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这方面已经谈了很多。无疑，我们将看到同国际社会的合作将如何产生结果。我们对于将朝此方向发展寄予厚望。

韦赫贝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召开这次会议。我愿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高级代表帕迪·阿什当勋爵阁下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行动协调员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表示我们的感谢和赞赏。

主席先生，我将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即不要按照准备好的发言稿发言，但我要对阿什当勋爵和克莱因先生所做的杰出努力深表赞赏，他们努力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经历了一场6年战争之后使该国得到恢

复，并使该国能够自立，使其能够同中欧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加入欧洲联盟。在这方面，我还必须向他们两人表示敬意，他们侧重实现正义和法治并建立保证正义的机制，例如颁布各项法律和建立管辖法院，他们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一切可能援助。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克莱因先生和阿什当勋爵对选举结果的描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听完克莱因先生通报后我的一个理解是，年轻人根本没有参加选举。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年轻人被认为是确保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策和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如何解释年轻人没有参加？

学者研究某一国家的选举案例，全面分析结果和各党派获得的票数。这里要感谢阿什当勋爵和克莱因先生在分析选举结果和各党派所获投票方面表现出的透明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这些选举结果发出了一个不同于他们所作分析的信息，虽然我本希望他们对于这些结果的解读是正确的。我依然认为选举结果、其影响和所发出的信息需要今后要有更为准确的解读。

第二个问题是：在建立阿什当勋爵在其通报中提到的警察和军事机构作出了多大程度的努力，阿什当勋爵的估计如何？考虑到欧洲援助的有限性和欧洲联盟将自从明年 1 月开始行使警察职责的事实，建立这两个机构要面临什么样的障碍？

此外，我还要简单地谈论五个问题。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经历了长年战争之后，实现稳定非常迫切。我谨强调——实际上赞扬——阿什当勋爵和克莱因先生为在改善安全条件和移民和制止移民领域方面的改善所做的种种努力，因为这是在比较难民返回时必须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在为确保难民返回而做出努力的同时，还必须通过加强安全控制为消除国民逃离而做出类似努力。

我要讲的另一点是强调经济局势。众所周知，考虑到普遍存在的脆弱局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经济的改善有助于该国得到拯救，因为那里的经济状况

同该国政治和安全稳定密切相关。我在此想同前面发言者一道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必要援助。这样做本身会抑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民流往国外。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是孤立于世界其它地区的岛屿，它的经济应当在其区域背景下和通过与邻国建立更好关系并相互尊重得到发展。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同它在区域内邻国之间关系的现状如何？

最后，我们同阿什当勋爵一道支持难民回返的原则，这不仅是在其职权范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世界其它地区亦如此。任何其它地区存在的难民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因为这是必须得到解决的国际问题。

格库尔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我想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欢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高级代表阿什当勋爵出席今天会议并感谢他所作的全面通报。

我也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克莱因先生的极为有益的简介。另外，我们还称赞高级代表和克莱因先生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迄今取得的成绩所做的贡献。

多数其它代表团对选举作出了评论，我也想在此突出强调同选举有关的几点。首先，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首次举行的选举在无暴力情况下成功进行。因此我们祝贺当局取得的这一成就。

然而，我们注意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相当一部分没有参加选举。阿什当勋爵和克莱因先生曾正确地指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可能对即将卸任政府在其任期内的办事方式感到失望。因此，新政府政治领导人的迫切任务是侧重优先政策和方案，解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我们支持建立判断新政府之承诺是否严肃的检测手段，承诺涉及阿什当勋爵提交报告第 46 段提到的改革进程。

高级代表办事处已付出各种努力确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法制。其中有些值得称赞，比如在所有层面重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法院制度，确保未来执行司法由称职和忠诚的法官作出。我们也满意地注意到新国家法院将于 2003 年 1 月 1 日开始运行，并具有审判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特别管辖权。如果我们正确理解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院的若尔达法官 7 月份在安理会发言时所讲的，新国家法院将在一段时间内包括国际法官。我国代表团想就这方面的进展得到最新情况。

关于国内债务危机，我想向阿什当勋爵和特别代表提两个问题。报告 17 段提到：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可能正处于严重外债危机。该国正在同时间赛跑”。

我想知道的是特别代表和阿什当勋爵提出了什么方案以尽快解决这场严重国内债务危机。我们懂得有必要执行减缓该国债务危机的方案，因为其经济尚处于新生阶段。

第二，我们注意到有必要为该国吸引外国投资。我们想从阿什当勋爵那里得知方案中提出了哪些吸引外国投资的刺激措施使经济恢复稳定。

最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准备其退出战略时，我们想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满意的是国际警察工作队完成了难以置信的大量工作。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现在具有装备充足的警力以按照民主原则施展警察权力。最近任命的担任警察局长的职业专业人员，越来越多的警员获得专业资格以及更多妇女和少数民族社区成员加入警察学院，所有这些说明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已经成功完成其使命，并且在其任期于今年底届满时可随时将指挥棒交给欧盟警察特派团。我们希望欧盟警察特派团将维护并继续波黑特派团的传统。的确，安全理事会能无愧地说它的另一项维和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高级代表阿什当勋爵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负责人克莱因先生表达特别感谢；他们的情况介绍和在取得他们报告中所述成绩方面发挥的作用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踏上了稳定和持久和平的道路。这也是我国代表团的期望。

我们谨慎地注意到最近选举的结果。

我国没有能力对最近举行的选举结果作出判断，而且认为这样做并不明智。然而，我们要吁请在 10 月 5 日举行的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在履行它们当选时承担的责任时，也应承担这一政治进程规定的责任，尤其是《代顿协定》所载的责任。这样就保障一个多种族国家的存在，从而无疑使之有可能在世界该地区建立并加强稳定。

我国代表团极其感兴趣和认真地听取了高级代表对于司法优先方案以及正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进行的工作所作的解释。在这方面，我们同意安理会在座的人的意见，他们表示的观点是，明确、可行的工作优先次序为执行工作指明了一条可辨的道路。我们对此的理解是，这些优先是确立法治、创造工作机会，并使社会经济状况在短期内有所改善。我们还认为，要实现这些目标，还必须进行一整套十分彻底的改革，按照在此提出的目标，明确规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机构生活。

我国代表团感到特别有兴趣的是注意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现在必须发挥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的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一级当局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实体当局向法庭提供诚恳而坚定的合作是多么重要。司法制度和法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合作。因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法院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负责审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转交给它的案件的国家机构。

我国代表团还高兴地注意到，高级代表的报告指出，2000年返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难民人数大为增加。鉴于该报告还表明，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整个区域都很重要，因此我们认为至关重要是各邻国政府必须采取立法措施，并采取实际步骤，便利目前正在波斯尼亚避难的难民返回原籍地。在这方面我们要知道是，在确保以有秩序的方式、并以令人满意和可行的尽快方式进行这一进程方面，区域的理解现况如何。

关于该区域的局势，墨西哥认为，2002年7月15日在萨拉热窝举行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三国国家元首首脑会议，标志着于2000年开始的努力的最大成果。这种努力已在三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产生了可见的进展。我们认为继续并加强这种区域合作精神，是联合国在该区域的一项工作优先。

最后，我要强调十分重要是，在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任务的最后阶段，联合国、高级代表办事处以及欧洲联盟应该以十分协调的方式进行工作，以确保顺利过渡，并保障欧洲联盟在2003年1月1日妥善接管波黑特派团目前行使的各项职能。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打算在下午1时15分休会。

大家已向高级代表克莱因先生提出了许多问题，我吁请其余的发言者发言尽量简短，并直接提出问题。

特拉奥雷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组织了这次关于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的公开会议。我还要欢迎高级代表阿什当勋爵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雅克·保罗·克莱因和我们一起与会。我还感谢他们作了非常有益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赞扬高级代表正在实地作出巨大努力。我们对他在发言中表示的关切有同感，并保证他在他指出的优先事项方面一定能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吁请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他在波斯尼亚开始的改革。

在波黑特派团行将结束时，我国代表团要赞扬克莱因先生，因为他以专业精神和称职的能力领导了特派团。

尽管投票率很低，但我国代表团依然对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进行选举的方式感到满意。这是一种必须发扬的成绩。

不错，许多人避开了选举，确实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我们必须保证，我们能够赢得那些无视选举的人的信任。对新团队而言，这将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充分支持新当局，使他们能够迎接他们面对的挑战。

叶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我们谨感谢高级代表阿什当勋爵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克莱因先生，他们的通报很全面，很有用。

我谨指出两点。第一，我们支持阿什当勋爵制订的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入欧洲联盟的目标，支持他将法治和就业作为最高优先事项的决定。法治对任何社会都非常关键，对一个刚刚摆脱冲突的社会而言，法治尤其重要。就业情形是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指标，经济进步是该国生存和稳定的关键。

因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下届政府必须听取呼唤，在法治和波斯尼亚工作议程方面进行关键的改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顺利地举行了10月5日选举，新政府在日常事务中应该学习这个榜样。

第二，我们赞赏克莱因先生和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他们改革警察部门的工作十分出色。我们重申，在今年年底，必须平稳地从国际警察工作队过渡到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

应该巩固波黑特派团在警察改革各方面取得的有形和无形进展；不能在移交过程中让任何进展流失。

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出的一个问题与美国稍早提出的问题相似，这就是，在过渡方面是否存在任何特定问题。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以喀麦隆代表身份提出几个问题。首先，我高兴地欢迎帕迪·阿什当勋爵和雅克·克莱因先生。我谨特别感谢他们作了有用、详细和内容丰富的通报。

我向他们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该分区域其他国家如何看 10 月 5 日选举结果？第二，今后的联合政府是否将继续进行国际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走私和解决缺乏安全问题？

我谨赞赏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作为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首长开展的工作。由于他的献身精神和敬业精神，国际社会能够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走上复兴道路，走上融入自由和独立国家大家庭的道路。

我现在恢复安全理事会主席身份。

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代表是丹麦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洛伊女士(丹麦)(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以欧洲联盟名义发言。与欧洲联盟有联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托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和联系国赛浦路斯、马耳他和土耳其以及欧洲经济区的欧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冰岛——加入这份发言。我们备有这份发言的书面稿全文，可供索取。

我谨发表一些看法，然后提出几个问题。首先，我谨感谢高级代表帕迪·阿什当和秘书长特别代表雅克·克莱因，感谢他们的通报。

在《代顿和平协定》签署七年之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 10 月 5 日举行了投票。政治家们第一

次当选，任期四年。这也是波斯尼亚当局第一次自己负责选举进程。欧洲联盟赞赏选举当局专业化地组织了选举，选举是和平进行的。

与此同时，欧洲联盟对选举的低参与率表示遗憾，高级代表将这种低参与率称作抗议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已经显示，他们对改革和建设比较美好未来方面缺乏足够的进展感到失望。这是他们的呼唤，他们要求提高政治系统的效率，加快社会和改革步伐。

在这里，我谨问阿什当勋爵，他认为关于组织新政府的讨论将有什么结果，我们可以期待何时组成一个充分运作的波斯尼亚政府。我要特别问他，在这个事项上，他从波斯尼亚各当事方那里是否获得了任何信息。

第二，由于存在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进步和民主发展不能生根。有组织犯罪是对法治、民主、人权、社会进步和经济改革的威胁。换言之，有组织犯罪是对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必须摧毁这些破坏性结构，否则，促进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国际努力将不能持续。

在这方面，我想了解一下即将于 11 月 25 日在伦敦举行的会议，我们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良好机会，使该地区各国可以履行承诺，制订明确的目标，以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我想听听阿什当勋爵的意见，他认为我们可以如何保证这次会议对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作出有效和积极的贡献。

第三，欧洲联盟强调，必须以可持续办法解决流离失所人士问题。近年来，回归人数稳步增加。仅 2002 年，登记的回归人数已经超过 6 万，使回归总人数几乎达到 90 万。仍然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以创造有利气氛，接受回归人士。因此，欧洲联盟对地方反对回归人士表示非常遗憾，敦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有当局履行其承诺，处理好这方面仍然存在的法律和行政问题。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应该分配足够的资源，使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士的回归活动可以持续，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我谨请阿什当勋爵详细谈谈难民回归活动遇到的剩余障碍，谈谈解散难民部的计划。

最后，欧洲联盟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已经延长到今年年底。经过七年努力，波黑特派团已经成功地在警察改革和调整方面完成任务。延长其任务期限将可以保证联合国特派团与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之间进行有秩序的过渡，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将于2003年1月1日接管。

我高兴地通知安理会，本月早些时候，欧洲联盟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萨拉热窝签署了关于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的《部队地位协定》，使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在波黑特派团结束其工作后可以立即开展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联盟想强调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不同国际行动者之间加强合作和协调的重要性。通过《稳定与结盟协定》和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和人民建立一个顺利运作的多民族社会的努力中，欧洲联盟将继续与他们进行合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克罗地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蒙诺维奇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高级代表和秘书长特别代表所作的报告，感谢有这次机会发表意见和提一些问题。

我国完全支持高级代表和特别代表的态度，其大意是，在波斯尼亚，没有悲观的时间，实现可持续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关键是改革。我们还完全同意高级代表最近所说的话，即代顿应成为下限而不是上限。

关于选举和有关选举的评论，我们还想赞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功举行选举，并提请安理会注意

一个事实，即在选举中，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所有主要政治力量都赞同的价值观的范围正在扩大，其中包括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统一和支持该国领土内所有三个组成民族的组成地位。

关于选举结果，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关键即衡量各政党的标准是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我们认为，在下述情况下一个国家才算正常了：不仅其政府正常了，而且其反对派也被认为是正常的。

我们充分支持司法和就业方案。我们认为司法的作用对于在所有冲突后社会建设和平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们认为，反腐败极其重要，这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能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关键。

我国政府对高级代表和特别代表有关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的评论感到特别担心，我们认为，在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仍逍遥法外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谈论一个可持续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令人怀疑的。我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他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应该做什么事情吗？不管怎么说，下周应继续这种讨论，届时我们将在这里听取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检察官卡拉·德尔庞特介绍情况。

最后，我想感谢雅克·克莱因所做的一切事情和他在东南欧首先是在克罗地亚然后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做的好事。我谨提醒安理会成员，在他指挥下，国际部队执行了对被起诉的战犯的首次逮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霍维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先生，感谢你召集这次会议。考虑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整个地区正在发生的进程，这次讨论非常及时。我们刚才听了高级代表阿什当勋爵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克莱因所作的全面的情况介绍，他们雄辩地描述和分析了这些进程。我们感谢他们的发言。

与邻国的合作是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事项。促进地区稳定是我们的另一个重大目标。在许多方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我们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从这两个角度即双边和区域的角度出发，我们特别重视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展友好关系。

在过去两年，我们为实现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努力是明显的。我们曾几次向安理会通报最新进展情况。因此，现在我就不详述了。然而，我想指出，我们关系中这种向上的趋势在最近几个月得以继续。已签署一些双边协定，其中包括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协定加上两国间存在的互免签证制度，旨在确保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有三项协定不久即将完成，包括有关双重国籍的协定，这些协定都有同样的目标。在更广泛的政治级别，我们想强调，今年七月克罗地亚总统和南斯拉夫总统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举行的三方会议非常重要。

当然，这种积极合作的基础是代顿/巴黎协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作为本协定的签署国和保证国，仍然致力于该协定的充分执行。

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将要撤出。我国对波黑特派团为稳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局势所作的重要贡献，从而为整个地区的稳定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我们相信，不久将开始行动的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将同样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国还欢迎阿什当勋爵继续努力，以加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机构建设进程。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方针是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公民能够通过当选代表承担自己管理国家的责任的最好方式。

最后，我想重申南斯拉夫期待着与新政府合作，促进我们的睦邻友好关系。还有，我不是在提问题，我谨向阿什当勋爵表示，如他认为合适，我国政府愿意在他通过今天所概述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而进一步稳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努力中与他合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现在，我请阿什当勋爵回答提出的问题。

阿什当勋爵（以英语发言）：先生，我注意到你恰当地要求发言要简短，因此，如果可能，我将努力尽可能地快些，同时我希望涉及多数问题，如果不是所有问题的话。

首先，我想说我个人——我知道还有我的工作人员——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在这里得到的非常广泛的支持。这些表示是感人的，我认为它们提供了对于来自安理会的支持的巨大信任感，对此我非常感谢。我想说，尽管这些非常令人欢迎，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成员们可能会认为这些甚至更加重要——在对法官和检察官的支持方案和在证人保护方案中提供切实的帮助，哥伦比亚代表已恰当地提到这种帮助。

如果象我决心去做的那样，我们现在开始认真的对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严重大规模有组织犯罪网络，那么，一些人将为了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清除腐败而使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中，而实际上有人已经在这样做。对我们的成功极其重要的是，通过提供在对付有组织的犯罪方面有经验的法官和检察官帮助我们进行培训，帮助我们实施证人保护计划，以此来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援助。这是一场不允许我们失败的战斗。在这方面，我认为，丹麦代表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提出的论点极其重要。

11月24日和25日举行的关于整个巴尔干地区的有组织犯罪问题的伦敦会议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丹麦代表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直接的问题：“这个会议能够产生的最好结果是什么？”回答是：“为我们提供我们需要的实际帮助。”我想强调，有组织的犯罪不仅是一个波斯尼亚问题，而且是一个巴尔干的问题。我这样说可能也是代表我的来自这个区域的已经发言的同事。这也不只是一个只有巴尔干存在的问题。有组织的犯罪、腐败和黑市在战争后就象一个黑色的阴影一样出现。我们中的那些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发生的情况的人将会记得，这是战争和混乱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但是，必须将其挫败。在巴尔干没有一个单一的社会空间、没有一个单一的政治空间、甚至没有一个单一的经济空间。但是，确有一个单一的犯罪空间。它的活动完全不顾国家边界和民族差别。必须区域性的处理这个问题。只能以区域性的做法通过采取具体、实际的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已经概要说明了这些措施。我们希望，伦敦会议将能综合提出这些措施。

关于爱尔兰、墨西哥和欧盟代表提出的难民问题，阻止难民返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部分地区的關鍵原因是缺乏经济活动，缺乏基本社会需要，以及首先是缺少就业。只有在可能是很少的地区——我可以指出三、四个这样的地区——这方面的原因是安全问题。但是，人们愿意返回很多地区，他们现在不能这样做是因为没有钱来获得一个栖身之所。

我希望，安理会成员们能够在几周之前像我和我的妻子一样去与那些刚刚返回斯雷布雷尼察附近的山地村庄的人呆在一起。那里是遭受严重破坏的农场土地，已有6年没有开放，正在由妇女进行清理，因为所有的男人都被打死了。那些妇女有勇气返回自己的社区，用手清除她们的农田，并耐心地坐在她们的被摧毁和烧毁的房屋旁边，而正是在同一个社区中，她们的父亲、祖父和她们的儿子被人屠杀。如果你们在那里就会看到，令人痛心的是，无论她们多么挚着、无论她们多么有勇气，使她们无法返回的原因是没有建立一座房屋的钱，我们不能为她们提供一头牛、我们不能为她们提供一群羊以使她们的经济重新开始运转。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继续提供资金。我恳请安理会确保继续提供资金。

有些人认为，现在是减少供资的时候了。不是这样。我们正处在一个奇迹的边缘，但是，必须继续取得进展。法国代表提到，其他很多人确实也提到，他们不认为这次投票是为民族主义投的一票。他们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一个不愉快的和无法回避的事实继续是，那些更有权力的人是来自“民族主义”政党的人。我并不认为，判断波斯尼亚政治的唯一标准仍

然只能是民族主义和非民族主义。我认为，我们正在向一个更微妙和更复杂的结构发展。

但是，让我指出这样一点：我认为，我们应以下届政府的行动来判断它，而不是以谁在政府中任职或他们身上贴着什么标签来判断它。各政党的纲领都表示致力于改革。他们必须在政府中证明这一点。

但是，我认为非常重要，安理会可能需要非常注意的一点是——让我以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资金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个国家的代表所使用的坦率的非外交语言来提出这一点——我们为什么继续把我们纳税人的钱用于帮助这个国家，如果他们把很大一部分钱交给罪犯，以致造成他们制度中的低效率？我们的纳税人说，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一个新政府无论其色彩和能力如何，采取一种更直接一些的做法可能是更适当的做事办法，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提供的资金与他们为对付腐败和犯罪而进行的改革联系起来，以促使其建立一种增值税制度并改革海关制度。

美国代表向我提出两个直接的问题，即我是否准备利用所谓债券授权来对付《代顿协定》的阻碍者和那些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的人？对他的直接回答是肯定的，虽然就后者而言，似乎目前应由稳定部队与联合国当局一道确定是否有违反这种制裁的行为。我准备利用我的授权来支持他们所要求采取的任何行动，以处理可能发现的违反国际法的案例。

雅克·克莱因将答复波黑特派团是否已经具有必要能力这个问题。

关于参加投票的人数少这个问题，我只想说，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令人失望的。我每天都在全国各地走，无所不及，以试图改善投票人数。就百分之五十五的投票比例而言，我只想说，它仍然比这个桌旁的一些国家通常看到的比例要高。但是，让我向国际社会提出这个问题供其思考。如果我们进入在战后陷于混乱的国家，并认为，我们首先应做的事是建立民主，并且把选举的次数作为衡量民主的标准，而不

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建立法治。那么，在每两年或更经常的举行选举之后，国民由于看不到结果而感到相当厌烦，我们就不应感到意外。如果我们象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做的那样，在六年中举行六次选举，而只给一个政府两年时间通过执行一项大规模方案进行改革，并且是相当激烈的改革，而不给它时间为人民提供改革的好处，那么，在人们最终因为看到其政府没有给它们带来进展而对选举感到厌烦时，我们就不应感到意外。

我的这种说法继续有效，这不是一种新的论点——我在六年前在波斯尼亚的战争结束时就说过，我们在战争后试图在各国建立和平时，我们的优先事项应无例外地首先是法治，其次才是民主。只有当你建立了法治之后，你才能够有象样的民主做法。

联合王国的代表说的对。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加快改革进程的一个信息。这是我对它的理解。这也是别人的理解。我们现在将这样做。

联合王国的代表问了我两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在斯普斯卡共和国组成一个“非民族主义的”联盟？回答是可以。但我认为，它取决于斯普斯卡共和国前总理姆拉登·伊万尼奇·马代尼瓦维奇先生。但是，从人数上看，可以做到这一点。谁组成新政府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我看了所有政党的，包括最民族主义的政党的宣言，我可以在每个宣言中找到对改革的坚定承诺。但是，如果那些其行动证明是改革者的人，而不是那些没有证明是改革者的人在政府中，改革就会进行的更快。

我们可以说，也许那些“民族主义的”政府是致力于改革的。但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说，鉴于他们在过去的表现，我们有理由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们并非否定这种宣称。但我们将根据他们随后采取的行动来判断它。但我非常清楚地一点是，现在已无法阻碍改革进程，尽管可以使其放慢。

中国代表提到单一的经济空间，它是绝对正确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你是黑塞哥维那契特

卢克的一个种葡萄酿酒者，你就会发现，向柏林卖酒比向巴尼亚卢卡卖酒更容易。我们需要象中国代表说的那样执行经济改革，以创造一个有统一经济规则的单一经济空间，以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内部市场，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开始考虑我们是否能够吸引外部投资的问题。

俄罗斯代表提到《代顿协定》。我只能对他说我已经说过的内容，即我现在提出的建议和我打算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不背离代顿规定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宪法》。但是，让我对他说，我认为他不会不同意——而且我已同俄国驻萨拉热窝大使多次讨论过这一问题，我顺便向他表示敬意，他是一位非常密切的同事和高明的顾问——即我们过去已让蓄意阻挠分子利用代顿阻挠了许多问题，而我们要用的是代顿的规定，这些规定允许我们现在所谈的那种改革。

第二，他谈到共识的重要性。他又对了。建立共识必须始终是正确的。但是，我能对安理会说我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毛里求斯代表在谈债务危急时，点到了这一问题。造成债务危急的原因是国际援助取不断下滑的趋势。战后六年了，这是应该的。但是，迄今为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经济僵化，使它国际投资没有吸引力。填补国内债务危急空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国际投资。

到 2003 年春季左右，这一债务危急将开始造成严重困难。我们不太可能在 1 月或 2 月前有一个政府组成。可能要再早一点，但我不相信一定能早点。非常可能的是，在新政府组成之前，我们将可能必须采取必要步骤改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经济，以吸引国际投资。我们现在将寻求尽可能在共识的基础上这样做，因为这种改革能持久。但我必须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没有时间可浪费，如果我们不想使生命和生意遭受威胁，如果我们希望社会服务和教师继续得到支付。

保加利亚代表谈到关税。我想，我前面讲过关税多么重要。因为关税收入失败，我们损失了大笔钱

——这笔钱比国家预算还多一半。这也是一个区域性
问题。

人们还向我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叙利亚代表问
及军队。我将请雅克谈警察问题。军队必须改革。正
如俄罗斯代表清楚地指出，这必须保持在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的要求范围内。但是，我认为有实现进一步军
队改革的余地，以便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能加入
和平伙伴关系。我认为，在 18 个月内完成这项任务，
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不合理的目标，只要有开展这
些改革的意愿，而且我再次强调，严格地在代顿框架
内。

我已谈到债务问题，这问题是毛里求斯提出
的。但如果让我说的话，必须为国家法院有效地提供
资金。该法院的作用，一部分将是为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提供国内审判战争罪的能力。这可以在明年，
或者后年做。何时完成的区别将在于，国家法院国内
审判战争罪的能力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将得到国际
社会的支持。支持越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审
判自己国内的战争罪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欧洲联盟问新政府的组成。问题是这样的，选举
后，所谓各民族主义党派所掌握的席位和所有其他各
派掌握的席位，完全相等。这意味着，虽然可能在今
年年底组成一个政府，但我对此相当怀疑。我们可能
要等到 1 月份、2 月份，甚至 3 月份，才能组成一个
政府。

克罗地亚问，安理会能在拉多万·卡拉季奇问题
上做些什么。答案是，我们越早抓获和审判卡拉季奇
和姆拉迪奇，波斯尼亚就能越快解决它的历史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束了结行动，它将使我们能开始建
设我们的未来。我急不可待地盼望完成这项工作。我
理解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军事任务，鉴于波斯尼亚农
村无约束的情况。有一个简单的事实使我感到宽慰，
那就是，虽然这两人的逮捕和审判是必要的，而且如
果完成，能加快改革进程，但他们的力量已不再能完
全阻止改革进程。他们能使改革放慢，但他们不能制
止改革。

最后，如果可以，我想向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意
见表示敬意。极大地减轻我的工作难度的因素之一，
除了雅克·克莱因和我的各位前任所奠定的极大基础
外，是我们现在已看到的一种区域合作，它使我们能
够更加容易和更加迅速地解决问题。这种合作，从克
罗地亚方面已有较长时间，但最近也能从南斯拉夫方
面看到。南斯拉夫代表所提到的三国总统之间的会
晤，就是这种合作的明确象征。这种区域合作是未来
最有希望的迹象之一。

我抱歉，在请雅克·克莱因同事发言前，讲的这
么长。我能否这样简单地概括一下。有人仍然把波斯
尼亚当作是巴尔干地区的一个黑洞。它不是。由于联
合国、国际社会和波斯尼亚机构出色的支持，而且如
果我可以这样说，由于波斯尼亚人民自己的非凡努力而
完成的工作，已经确保这一国家在上世纪下半部分最残
酷战争之一之后六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比我自己的国
家爱尔兰 30 年取得的成绩还要大。

那里已发生的事，有的科简直是奇迹，应该被了
解。如果你曾坐在满目疮痍的萨拉热窝市内，有人说
这个国家能在短短六年时间内拥有巴尔干地区内最
稳定的货币，能做到全国完全自由来往，将有 25 多
万人口返回仅六年前他们被血腥与恐怖地赶出来的
家园，并能举行一次完全和平、没有暴力的选举，你
会说，那是不可能的。但这正是各国已取得的成就。
我这么说很危险，但我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
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前头的任务比较容易了。
不是容易，而是相对比较容易。这是能成的，但要成，
国际社会必须同它在过去六年所做的一样，投入同样
的意愿和资源，来把事情办成。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帕迪·阿什当勋爵
所做的澄清。

我现在请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回答已提出的
问题。

克莱因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
你和安理会上其他每一个人所讲的大方和客气的话。

我将向特派团成员转达这些话，他们说到底，是安理会各成员的国民和公民。我相信，他们定会非常感谢。

关于从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向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欧盟警察特派团）的过渡，这项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当我们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时，我们只是非常简单地讲，欧洲联盟（欧盟）希望从某一方面找到一项任务和一种授权。我们将建设一个由近 5 000 名警察组成的特派团。在波黑特派团内，我们已有 680 名欧洲警察。所以，过渡确实来得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但我们向欧盟的建议是，扩大欧盟警察特派团。我们说，我们认为，挪威和瑞士显然可发挥作用，多年来，这两国始终非常慷慨；俄罗斯联邦和北美也可发挥作用，提供政治保护伞；土耳其也能发挥作用，鉴于历史和其他的原因。

我想，这就是欧盟警察特派团发展的方向。他们驻扎在我们的大楼里。我们免费占用这栋大楼已有六年，我们有一位警务专员现在在联合国，他是丹麦人。弗雷德里克森专员曾在联合国保护部队、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工作过。他将担任我的联合国专员 6 个月，然后在 1 月转属欧盟。

关于区域合作，我高兴地说，克罗地亚、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三国内政部长已基本上在联合国规则下，签署了一项关于非法迁移、贩卖、违反海关规定和其他的犯罪行为问题的协定。因此，区域合作在运行；在图季曼-米洛舍维奇时代，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

关于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问题，各国需要行使政治意愿。稳定部队的授权是，如果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意外遇到卡拉季奇先生并查明其身份，他们应该逮捕他。现在需要的是安理会和北大西洋理事会发出明确信号说：稳定部队必须找到、拘留、逮捕拉多万·卡拉季奇，并把他移交海牙。稳定部队现在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

我过去始终对安理会诚实、坦率，今天我将继续这样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还必须懂得，如果你骑上了一匹死马，它并不会将你带往远方。这是你们现在还不完全理解的东西。

我要坦率地告诉安全理事会，民族主义者的选举胜利并不是波斯尼亚民主或多族裔性的失败，但它确认了国际社会自代顿以来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往往是不协调、以速度为中心和缺乏战略规划的。病人并不总是得到医生很好的治疗。

重新将显然没有得到三个族裔集团核心的支持和信赖、本身异乎寻常软弱的非民族主义联盟拉扯在一起并不是答案。因内部相互争斗和领导不力而支离破碎的这些联盟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声称代表的人民遭到了失败。

我们记得一句古老的阿尔萨斯谚语，“如果你不得不吞下一只青蛙，对它干瞪着眼睛并不能使你咽下整只青蛙”。在这一方面，新任高级代表阿什当·帕迪已经为这一办事处带去了迫切需要的见解、协调和实际经验。他已正确地将法治、创造职位和廉洁的政府作为其优先事项，并采取了果断步骤将这些问题提交公共议程，对此，我向他表示祝贺。

从其五月任期一开始，他就审慎地表示，他支持政策和纲领，而不是政党和名人。近来选举的所有赢家，即使是民族主义者也都承诺实行改革，这就是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运转起来，而不是将其弄得支离破碎。议程已经确定，现在正是高级代表使用权力确保改革继续进行的时候，而不管哪一政党在执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绝大多数人民将支持我们，阿什当·帕迪应该得到国际的全力支持，以便完成该项工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克莱因先生刚才所作的澄清。

我谨借此机会代表安全理事会再次感谢阿什顿勋爵和克莱因先生的简报。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上这个项目的审议。

下午 1 时 40 分散会。